明史/卷29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一百八十二 忠義六 ◄

明史
卷二百九十五
列傳第一百八十三　忠義七

► 列傳第一百八十四 孝義一

◎忠義七

○何復〈（邵宗元等）〉張羅俊〈（弟羅彥等）〉金毓峒〈（韓東明等）〉湯文瓊〈（範箴聽等）〉許琰〈（曹肅等）〉王喬棟張繼孟〈（陳其赤等）〉劉士鬥〈（沈雲祚等）〉王勵精〈（劉三策等）〉尹伸〈（莊祖誥等）〉高其勛〈（王士傑等）〉張耀〈（吳子騏曾異撰等）〉米壽圖耿廷箴〈（馬乾）〉席上珍〈（孔師程等）〉徐道興〈（羅國璶等）〉劉廷標〈（王運開王運閎）〉

何復，字見元，平度人。邵宗元，字景康，碭山人。復，崇禎七年進士。知高縣，有卻賊功。忤上官，被劾謫戍。後廷臣多論薦，起英山知縣，累遷工部主事，進員外郎。十七年二月擢保定知府。宗元，由恩貢生歷保定同知，有治行。

李自成陷山西，遣偽副將軍劉方亮由固關東犯，畿輔震動。及真定遊擊謝嘉福殺巡撫徐標反，遣使迎賊，人情益洶洶。宗元時攝府事，亟集通判王宗周，推官許曰可，清苑知縣朱永康，後衛指揮劉忠嗣及鄉官張羅彥、尹洗等，議城守。復聞，兼程馳入城，宗元授以印。復曰：「公部署已定，印仍佩之，我相與僇力可也。」乃謁文廟，與諸生講《見危致命章》，詞氣激烈。講畢，登城分守。

都城陷之次日，賊使投書誘降，宗元手裂之。明日，賊大至，絡繹三百里。有數十騎服

婦人衣，言：「所過百餘城，皆開門遠迎，不降即屠。且京師已破，汝為誰守？」城上人聞之，發豎眥裂。賊環攻累日，宗元等守甚堅，賊稍稍引卻。

督師大學士李建泰率殘卒數百，輦餉銀十餘輛，叩城求入。宗元等不許。建泰舉敕印示之，宗元等曰：「荷天子厚恩，禦門賜劍，酌酒餞別。今不仗鉞西征，乃叩關避賊耶？」建泰怒，厲聲叱呼，且舉尚方劍脅之。或請啟門，宗元曰：「脫賊詐為之，若何？」眾以御史金毓峒嘗監建泰軍，識建泰，推出視之信，乃納之。建泰入，賊攻益厲。建泰倡言曰：「勢不支矣，姑與議降。」書牒，迫宗元用印。宗元抵印厲聲曰：「我為朝廷守土，義不降，欲降者任為之。」大哭，引刀將自刎，左右急止之，皆雨泣。羅彥前曰：「邪說勿聽，速擊賊。」復自起巉西洋巨炮，火發，被燎幾死。賊攻無遺力，雉堞盡傾。俄賊火箭中城西北樓，復遂焚死。南郭門又焚，守者多散。南城守將王登洲縋城出降，賊蜂擁而上。建泰中軍副將郭中傑等為內應，城遂陷。宗元及中官方正化不屈死。建泰率曰可、永康出降。忠嗣分守東城，城將陷，召女弟適楊千戶者歸，與妻毛、子婦王同處一室，俱以弓弦縊殺之，復登城拒守。城破被執，怒詈，奪賊刀殺二賊。賊麕至，剜目劓鼻支解死。

一時武臣死事者，守備則張大同與子之坦力戰死。指揮則文運昌、劉洪恩、戴世爵、劉元靖、呂九章、呂一照、李一廣，中軍則楊儒秀，鎮撫則管民治，千戶則楊仁政、李尚忠、紀動、趙世貴、劉本源、侯繼先、張守道，百戶則劉朝卿、劉悅、田守正、王好善、強忠武、王爾祉，把總則郝國忠、申錫，皆殉城死。

有呂應蛟者，保定右衛人，歷官密雲副總兵，謝事歸。賊至，總監正化知其能，延與共守，晝夜戮力。城破，短兵鬥殺十餘賊而死。

張羅俊，字元美，清苑人。父純臣，由武進士歷官署參將、神機營左副將。生六子：羅俊、羅彥、羅士、羅善、羅喆、羅輔。

羅俊娶瞽女，終身不置妾。羅彥，字仲美，舉崇禎二年進士。累遷吏部文選郎中。楊嗣昌數借封疆事引用匪人，羅彥多駁正。帝疑吏部行私，廠卒常充庭，曹郎多罹譴者，羅彥獨無所染。秩滿，遷光祿少卿，被誣落職歸。羅俊以十六年秋舉進士，羅輔亦以是年舉武進士。而羅彥少從父塞上，習兵事。初官行人，奉使旋裏，鄉郡三被兵，佐當事守禦，三著功。給事中時敏奉使過其地，夜半欲入城，羅彥不許。敏劾其擅司鎖鑰，羅彥疏辯，帝不問。

十七年二月，賊逼京師，眾議守禦。羅彥兄弟與同知邵宗元等歃血盟，誓死守。總兵官馬岱謁羅彥曰：「賊分兩道，一出固關，一趨河間。吾當出屯蠡縣扼其沖，先殺妻子而後往，其城守悉屬公。」羅彥曰：「諾。」詰旦，岱果殺妻孥十一人，率師去。羅彥等糾鄉兵二千分陴守。羅俊守東城，羅彥西北，羅輔為遊兵。公廩不足，出私財佐之。賊遣騎呼降，羅俊顧其下曰：「欲降者，取我首去。」後衛指揮劉忠嗣挺劍曰：「有不從張氏兄弟死守者，齒此劍。」怒目，發上指。聞者鹹憤厲，守益堅，賊為引卻。

已，聞京師變，眾皆哭，北向拜，又羅拜相盟誓。而賊攻益急，城中多異議。羅彥謂宗元曰：「小民無知，非鼓以大義，氣不壯。」乃下令人綴崇禎錢一枚於項，以示戴主意。賊謂羅彥主謀，呼其名大詬，且射書說降，羅彥不顧。賊死傷多，攻愈力。李建泰親軍為內應，城遂陷。羅俊猶持刀砍賊，刀脫，兩手抱賊嚙其耳，血淋漓口吻間。賊至益眾，大呼「我進士張羅俊也」，遂遇害。羅彥見賊入，急還家，大書官階、姓名於壁，投繯死；子晉與羅俊子伸並赴井死。

羅善，字舜卿，為諸生，佐兩兄守城。城將陷，兩兄戒勿死，羅善曰：「有死節之臣，不可無死節之士。」妻高攜三女投井死，羅善亦投他井死。羅輔多力善射，晝夜乘城，射必殺賊。城破，與羅俊奪圍走，羅俊不可，羅輔連射殺數人，矢盡，持短兵殺數人乃死。

張氏兄弟六人，羅士早卒，其妻高守節十七年，至是自經死。惟羅喆從水門走免，其妻王亦縊死。羅俊伯母李罵賊死。羅彥妻趙、二妾宋、錢及晉妻師，當圍急時，並坐井傍以待。賊入，皆先羅彥投井死，獨趙不沈，家人出之。羅輔妻白在母家，聞變欲死，侍者止之，紿以汲井，推幼女先入，已從之。羅俊再從子震妻徐，巽妻劉，亦投井死，一門死者凡二十三人。

金毓峒，字稚鶴，保定衛人。父銓，戶部員外郎。毓峒舉崇禎七年進士。授中書舍人。十四年面陳漕務，稱旨，授御史。疏論兵部尚書陳新甲庸才誤國，戶部尚書李待問積病妨賢。又請渙發德音，自十五年始，蠲除繁苛，與海內更新。因言復社一案，其人盡縫掖，不可以一夫私怨開禍端。帝多采納。明年出按陝西。孫傳庭治兵關中，吏民苦征繕，日夜望出關，天子亦屢詔督趣。毓峒獨謂將驕卒悍，未可輕戰，抗疏爭。帝不納，師果敗。

十六年冬，期滿得代，甫出境，而賊入關。復還至朝邑，核上將吏功罪而後行。明年三月召對，命監李建泰軍。馳赴山西，抵保定，賊騎已逼，遂偕邵宗元等共守。毓峒分守西城，散家貲千餘金犒士，其妻王亦出簪珥佐之。京師變聞，賊射書說降，眾頗懈。毓峒厲聲曰：「正當為君父復仇，敢異議者斬！」懸銀牌，令擊賊者自取。眾爭奮，斃賊多。城陷，一賊挽毓峒往謁其帥，且罵且行，遇井。推賊仆地，自墮井死。妻聞，即自經。其從子振孫有勇力，以武舉佐守城。賊至，眾皆散，獨立城上，大呼曰：「我金振孫，前日殺數賊魁者，我也。」群賊支解之。振孫兄肖孫、子婦陳與侍兒桂春，亦投井死。肖孫匿毓峒二子，為賊搒掠無完膚，終不言，二孤獲免。

同時守城殉難者，邠州知州韓東明、武進士陳國政赴井死。平涼通判張維綱，舉人張爾翬、孫從範，不屈死。舉人高經負母避難，遇賊求釋母，母獲釋而經被執，乘間赴水死。貢生郭鳴世寢疾，聞城陷，整衣端坐。賊至，持棒奮擊而死。諸生王之珽，先城陷一日，置酒會家人，飲達旦。城破，偕妻齊及三子、二女入井死。諸生韓楓、何一中、杜日芳、王法等二十九人，布衣劉宗向、田仰名、劉自重等二十人，或自經，或溺，或受刃，皆不屈死。婦人盡節者一百十五人。他若都給事中尹洗、舉人劉會昌、貢生王聯芳，以城陷次日為賊收獲，亦不屈死。賊揭其首於竿，書曰：「據城抗節，惡官逆子。」見者飲泣。

湯文瓊，字兆鰲，石埭人。授徒京師，見國事日非，數獻策闕下，不報。京師陷，慨然語其友曰：「吾雖布衣，獨非大明臣子耶？安忍見賊弒君篡國。」乃書其衣衿曰：「位非文丞相之位，心存文丞相之心。」投繯而卒。福王時，給事中熊汝霖上疏曰：「北都之變，臣傳詢南來者，確知魏藻德為報名入朝之首，梁兆陽、楊觀光、何瑞徵為從逆獻謀之首，其他皆稽首賊庭，乞憐恐後。而文瓊以閭閻匹夫，乃能抗誌捐生，爭光日月。賊聞其衣帶中語，以責陳演，即斬演於市。文瓊布衣死節，賊猶重之，不亟表章，何以慰忠魂，勵臣節。」乃贈中書舍人，祀旌忠祠。

時都城以布衣盡節者，又有範箴聽、楊鉉、李夢禧、張世禧輩。福王建國，喪亂益甚，且見聞不詳，未盡表章。

箴聽，端方有義行。高攀龍講學都下，受業其門。魏國公徐允禎延為館賓，數進規諫。允禎或倨見他客，箴聽至，輒斂容。賊入，置一棺，偃臥其上，絕食七日死。鉉，善寫真。京師陷，攜二子赴井死。夢禧，負誌節，與妻杜、二子、二女、一婢俱縊死。世禧，儒士也，亦與二子懋賞、懋官俱縊死。

又有周姓者，悲憤槌胸，嘔血數升而死。而柏鄉人郝奇遇，居京師，聞變，謂妻曰：「我欲死難，汝能之乎？」妻曰：「能。」遂先死。奇遇瘞畢，服藥死。

許琰，字玉仲，吳縣人。幼有至性，嘗刲臂療父疾。為諸生，磊落不羈。聞京師陷，帝殉社稷，大慟，誓欲舉義兵討賊。走告裏薦紳，皆不應。端午日過友人，出酒飲之，琰擲杯大詬曰：「今何日，我輩讀聖賢書，尚縱酒如平日耶！」拂衣徑去。已，聚哭明倫堂，琰衰杖擗踴，號泣盡哀。御史謁文廟，猶吉服。琰率諸生責以大義，禦中惶悚謝罪去。及南都頒監國詔，而哀詔猶未頒。琰益憤慟，趨古廟自經，為人所解，乃步至胥門，投於河。潞王舟至，拯之出，詢其故，嗟嘆良久。識琰者掖以歸，家人旦夕守，不得死，遂絕粒。尋聞哀詔至，即庭中稽首號慟，並不復言，以六月三日卒。鄉人私謚曰潛忠先生。南中贈《五經》博士，祀旌忠祠。

是時諸生殉義者，京師則曹肅、藺衛卿、周讜、李汝翼，大同則李若葵，金壇則王明灝，丹陽則王介休，雞澤則殷淵，肥鄉則宋湯齊、郭珩、王拱辰。

肅，曾祖子登，仕為甘肅巡撫。賊入，肅與祖母姜、母張、嫂李及弟持敏、妹持順、弟婦鄧並自縊。衛卿止一幼女，托其友，亦自縊，讜被執，罵賊不屈死。汝翼，布政使本緯子。亦罵賊，被磔死。若蔡與親屬九人皆自縊，題曰一門完節。明灝聞變，日夕慟哭，家人解慰之。托故走二十里外，投水死。介休，不食七日死。

淵，字仲弘。父大白，官監軍副使，為楊嗣昌所殺。淵負奇氣。從父兵間，善技擊，嘗欲報父仇。及賊破雞澤，謀起兵恢復。俄聞京師陷，即同諸生黃祐等悲號發喪，約山中壯士，誅賊所置官。偽令秦植踉蹌走，乃入城，行哭臨禮，義聲大震。為奸人所乘，被殺，遠近悼之。湯齊、珩、拱辰亦起兵討賊，為賊將張汝行所害。

王喬棟，雄縣人。舉進士，授朝邑知縣。縣人王之窠為魏忠賢黨所惡，坐以贓，下喬棟嚴征。喬棟不忍，封印於庫而去。巡撫怒，將劾之。士民擁署號呼，乃止。崇禎初，起順天教授，累遷湖廣參政。楚中大亂，諸道監司多不至，喬棟兼綰數篆。乙酉夏，李自成據武昌，喬棟時駐興國州。城為賊陷，自經城樓上。

張繼孟，字伯功，扶風人。萬歷末年進士。知濰縣。天啟三年擢南京御史，未出都，奏籌邊六事，末言己被抑南臺，由錢神世界，公道無權，宜嚴禁饋遺。帝令實指，繼孟以

風聞對，詔詰責之。左都御史趙南星言：「今天下進士重而舉貢輕，京官重而外官輕，在北之科道重而南都輕。乞因繼孟言，思偏重之弊。敕下吏部極力挽回，於用人不為無補。」於是忌者齮指目繼孟為東林。尋以不建魏忠賢祠，斥為邪黨，削奪歸。

崇禎二年起故官，上言：

近見冢臣王永光「人言踵至」一疏，語語謬戾。其曰「惠世揚等借題當議」。夫雲借者，無其事而借名也。世揚與楊漣、左光鬥同事同心，但未同死耳。今楊、左業有定議，世揚方昭揭於天下後世，奈何以借名之，謬一。

又曰「高捷、史褷發奸已驗，特用宜先。」夫捷、褷之糾劉鴻訓也，為楊維垣等報仇耳。鴻訓輔政，止此一事快人意。其後獲罪以納賄，非以捷、褷劾也。今指護奸者為發奸，謬二。

又曰「諸臣所擁戴者，錢謙益、李騰芳、孫慎行。」夫謙益本末，陛下近亦洞然。至騰芳、慎行，天下共推服。會推之時，永光身主其議。乃指公論為擁戴，謬三。

又曰「欲諸臣疏一面網，息天下朋黨之局。」信斯言也，則部議漏張文熙等數十人，是為疏網，而陛下嚴核議罪，反開朋黨之局乎？謬四。

且永光先為御史李應升所糾，今又為御史馬孟正、徐尚勛等所論。而推轂永光者先為崔呈秀、徐大化，今則霍維華、楊維垣、張文熙，其賢不肖可知矣。

後又劾南京兵部尚書胡應臺貪汙。帝並不納。永光深疾之，出為廣西知府。土酋普名聲久亂未靖，繼孟設計鴆之，一方遂安。稍遷浙江鹽運使，忤視鹽內官崔璘，左遷保寧知府。尋進副使，分巡川西。

十七年八月，張獻忠寇成都，與陳其赤、張孔教、鄭安民、方堯相等佐巡撫龍文光協守，城陷被執。獻忠僭帝號，欲用諸人備百官。繼孟等不為屈，乃被殺，妻賈從之。

其赤，字石文，崇仁人。崇禎元年進士。歷兵備副使，轄成都。城陷，投百花潭死，家人同死者四十餘人。孔教，字魯生，會稽人。舉於鄉。歷四川僉事，不屈死。子以衡，奉母孔南竄，匿不使知。逾年母詣以衡書室，見副使周夢尹請孔教恤典疏，隕絕，罵以

衡曰：「父死二載，我尚偷生，使我無顏見汝父地下！」遂取刀斷喉死。安民，浙江貢生，歷蜀府左長史。賊圍成都，分守南城，城陷，不屈死。堯相，字紹虞，黃岡人。官成都同知，監紀軍事，兵食不足，泣請於蜀王，王不允，自投於池，以救免。次日城陷，被殺於萬里橋下。總兵劉佳胤亦盡節。

劉士鬥，字瞻甫，南海人。崇禎四年進士。知太倉州，有政聲。忤上官，中許典，謫江西按察司知事，擢成都推官。十六年，御史劉之勃薦為建昌兵備僉事。明年八月，賊將入境，之勃促之行。士鬥曰：「安危生死與公共，復何往。」城陷被執，見之勃與張獻忠語，大呼曰：「此賊也，公不可少屈！」獻忠怒，命捽以上，士鬥又返顧之勃，語如前，遂闔門被殺。

同時沈雲祚，字子淩，太倉人。崇禎十三年進士。知華陽縣。有奸民為搖、黃賊耳目，設策捕戮之。賊破夔門，成都大震，雲祚走謁蜀王，陳守禦策，不聽。聞內江王至淶賢，往說之曰：「成都危在旦夕，而王府貨財山積，不及今募士殺賊，疆場淪喪，誰為王守？」至淶言於王，不聽。賊迫成都，王始出財佐軍，已無及。城陷，獻忠欲用之，幽之大慈寺而遣其黨饋食，以刃脅降，不屈，遂遇害。

王勵精，蒲城人。崇禎中，由選貢生授廣西府通判，仁恕善折獄。歲兇，毀銀帶易粟，減價糶。富人聞之，爭出粟，價遂平。遷崇慶知州，多善政。十七年，張獻忠陷成都，州人驚竄。勵精朝服北面拜，又西向拜父母，從容操筆書文信國成仁取義四語於壁，登樓縛利刃柱間，而置火藥樓下，危坐以俟。俄聞賊騎渡江，即命舉火，火發，觸刃貫胸而死。賊嘆其忠，斂葬之。其墨跡久逾新，滌之不滅。後二十餘年，州人建祠奉祀，祀甫畢，壁即頹，遠近嘆異。

先是，十三年賊犯仁壽，知縣鄱陽劉三策拒守，城陷不屈死，贈尚寶司丞。及是再陷，知縣顧繩貽遇害。賊陷郫縣，主簿山陰趙嘉煒守都江堰，賊誘降，不從，投江死。陷綿竹，典史卜大經與其仆俱縊死，鄉官戶部郎中刁化神亦死之。他若榮縣知縣漢陽秦民湯、蒲田知縣江夏朱蘊羅、興文知縣漢川艾吾鼎、南部知縣鄭夢眉、中江教諭攝劍州事單之賓，皆殉難。夢眉夫婦並縊。蘊羅、吾鼎闔家被難。宗室朱奉钅 尹，由進士歷御史，劾督師丁啟睿諸疏，為時所稱。時裏居，並及於難。

尹伸，字子求，宜賓人。萬歷二十六年進士。授承天推官。屢遷南京兵部郎中、西安知府、陝西提學副使、蘇松兵備參政。公廉強直，不事弇阿，三任皆投劾去。天啟時，起

故官，分守貴州威清道。貴陽圍解，巡撫王三善將深入，伸頗贊之，監軍西征。三善敗歿，伸突圍歸，坐奪官，戴罪辦賊。四年，賊圍普安，伸赴援，賊解去，遂移駐其地。賊復來攻，率參將範邦雄破走之，逐北至三岔河。總督蔡復一上其功，免戴罪，貶一秩視事。崇禎五年歷河南右布政使，以失禦流賊，罷歸。伸所至與長吏迕，然待人有始終，篤分義，工詩善書，日課楷書五百字，寒暑不輟。張獻忠陷敘州，匿山中，搜得之，罵不肯行。賊重其名，不殺。至並研，罵益厲，遂攢殺之。福王時，起太常卿，伸已先死。

蜀中士大夫在籍死難者，成都則雲南按察使莊祖誥，廣元則戶科給事中吳宇英，資縣則工部主事蔡如蕙，郫縣則舉人江騰龍。而安嶽進士王起峨、渠縣禮部員外郎李含乙，皆舉義兵討賊，不克死。

高其勛，字懋功。初襲千戶，後舉武鄉試，為黔國公標下中軍。吾必奎反，擢參將，守禦武定。及沙定洲再反，分兵來攻。固守月餘，城陷，衣冠望北拜，服毒死。

時有陳正者，世為大理衛指揮，未嗣職。沙賊陷城，督眾巷戰，手馘數賊而死。

王承憲者，襲祖職為楚雄衛指揮，擢遊擊，為副使楊畏知前鋒。定洲來攻，凡守禦備悉，畏知深倚之。賊去復至，承憲偕土官那侖等出城沖擊，賊皆披靡，俄為流矢所中死。弟承璜力戰死，一軍盡歿。

賊進圍大理時，太和縣丞王士傑佐上官畢力捍禦，城陷，死城上。同死者，大理府教授段見錦、經歷楊明盛及子一甲、司獄魏崇治。而故永昌府同知蕭時顯，解任，以道阻，寓居大理，亦自經。

士人同死者，舉人則高拱極投池死，楊士俊同母妻妹自焚死。諸生則尹夢旗、夢符、馮大成倡義助守，罵賊死，楊憲偕妻女、子婦、侄女、孫女、弟婦一門自焚死。楊{孫心}既死復蘇，妻竟死。人稱太和節義為獨盛雲。

單國祚者，會稽人，為通海典史。城陷，握印坐堂上，罵賊被殺，印猶在握。縣人葬之諸葛山下。

張耀，字融我，三原人。萬歷中，舉於鄉。知閬喜縣，慈惠撫民，民為立祠。崇禎中，歷官貴州布政使。張獻忠死，其部將孫可望、李定國等率眾奔貴州。耀急言於巡撫，請

發兵民守禦，巡撫以眾寡不敵難之。俄賊眾奄至，耀率家眾乘城拒擊。城陷被執，賊帥與耀皆秦人，說之曰：「公若降，當用為相。」耀怒詈不屈，賊執其妾媵述之曰：「降則免一家死。」耀詈益甚，賊殺之，並其家屬十三人。時鄉官吳子騏、劉琯、楊元瀛等率鄉兵敗賊，賊來益眾，戰敗被執，俱不屈死。

子騏，字九逵，貴陽人。萬歷中，舉於鄉，知興寧縣。天啟時，安邦彥圍貴陽，子騏以母在城內，倉皇棄官歸。崇禎十年，蠻賊阿烏謎叛，陷大方城，逐守將。總督朱燮元屬子騏詣六廣，走書召諸目，曉以利害，果乞降。燮元上其功，優旨獎賞。琯戶部主事，元瀛府同知，並起家鄉舉。同時譚先哲，平壩衛人，子騏同年生也。官戶部郎中。賊陷其城，與裏人石聲和皆闔家殉難。聲和，天啟中，舉於鄉，官寧前兵備參議。

有顧人龍者，定番州人，嘗出仕，解職家居。流賊來犯，率士民拒守，殺賊甚眾。城破，大罵而死。可望寇安平，僉事臨川曾益集眾拒守，城陷死之。

曾異撰，榮昌人。舉於鄉，知永寧州。可望既陷貴州，將長驅入雲南。異撰與其客江津進士程玉成、貢生龔茂勛謀曰：「州據盤江天險，控扼滇、黔，棄之不守，事不可為矣。」遂集眾登陴守，城陷，自焚死。

米壽圖，宛平人。崇禎中，由舉人知新鄉縣。土寇來犯，督吏民破走之，斬首千二百餘級。以治行征授南京御史。十五年四月極論監軍張若騏罪，言：「若騏本不諳軍旅，諂附楊嗣昌，遂由刑曹調職方。督臣洪承疇孤軍遠出，若騏任意指揮，視封疆如兒戲。虛報大捷，躐光祿卿，冒功罔上，恃鄉人謝升為內援。升奸險小人，非與若騏駢斬，何以慰九廟之靈。」會廷臣多糾若騏，遂論死，升亦除名。初，嗣昌倡練兵之議，擾民特甚。壽圖疏陳十害，又言：「往時督撫多用京卿，今封疆不靖，遇卿貳則爭先，推督撫則引避，宜嚴加甄別，內外兼補。」因劾偏沅巡撫陳睿謨、廣西巡撫林賛貪黷。帝納其言。十七年五月，福王立，馬士英薦用阮大鋮，壽圖論劾。七月，出按四川。時川地已為張獻忠所據，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。至則與督師王應熊、總督樊一蘅等聯絡諸將，號召遠近，漸復川南郡縣。唐王立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貴州。大清順治四年，獻忠遺黨孫可望等陷貴陽，壽圖出奔沅州。十一月，沅州亦陷，壽圖死之。

耿廷箓，臨安河西人。天啟四年舉於鄉。崇禎中，知耀州，有能聲。十五年夏，疏陳時政，言：「將多不若將良，兵多不若兵練，餉多不若餉核。」又言：「諸臣恩怨當忘，廉恥當勵。小怨必報，何不大用於斷頭飲血之元兇；私恩必酬，何不廣用於鵠面鳩形之

赤子。」優旨褒納。擢山西僉事，改監宣府軍。十七年，京師陷，走南都。十一月以張獻忠亂四川，命加太僕少卿赴雲南監沙定洲軍，由建昌入川討賊。明年三月，四川巡撫馬乾罷，即拜廷簉右僉都御史代之。未赴，而定洲作亂，蜀地亦盡失，遂止不行。後李定國掠臨安，過河西，廷簉聞之赴水死。妻楊被執，亦不屈死。

馬乾者，昆明人。舉崇禎六年鄉試，為四川廣安知州。夔州告警，巡撫邵捷春檄乾攝府事。張獻忠攻圍二十餘日，固守不下。督師楊嗣昌兵至，圍始解。擢川東兵備僉事。成都陷，巡撫龍文光死，蜀人共推乾攝巡撫事。賊陷重慶，留其將劉廷舉戍守。乾擊走之，復其城。督師王應熊劾乾淫掠，奪職提訊。會蜀地大亂，詔命不至，乾行事如故。乃傳檄遠近，協力討賊。廷舉既敗去，賊遣劉文秀等以數萬眾來攻，乾固守。曾英等援兵至，賊敗還。及獻忠死，其黨孫可望等南奔，大清兵追至重慶，乾戰敗而死。

席上珍，姚安人。崇禎中，舉於鄉。磊落尚節義，聞孫可望、李定國等入雲南，與姚州知州何思、大姚舉人金世鼎據姚安城拒守。可望遣張虎攻陷之，世鼎自殺，上珍、思被執至昆明。可望呵之，上珍厲聲曰：「我大明忠臣，肯為若屈耶！」可望怒，命引出斬之，大罵不絕，遂磔於市。思亦不屈死。

有孔師程者，昆明人，以從事得官。至是糾合晉寧、呈貢諸州縣，起兵拒賊。定國率眾奄至，師程遁，晉寧知州石阡冷陽春、呈貢知縣嘉興夏祖訓並死之。晉寧舉人段伯美，諸生余繼善、耿希哲助陽春城守，亦殉難。賊陷富民，貢生李開芳妻及二子俱赴井死。開芳走至松花壩自經，其友王朝賀掩埋訖，亦自經。在籍知縣陳昌裔不受偽職，為賊杖死。楚雄舉人杜天禎，初佐楊畏知拒沙賊，頻有功。後畏知督兵擊可望敗績，天禎聞之即自盡。臨安之陷，進士廖履亨赴水死。

徐道興，睢州人。崇禎末，官雲南都司經歷，署師宗州事，廉潔愛民。孫可望等入雲南，破曲靖。巡按羅國瓛方按部其地，與知府焦潤生被執。可望欲降之，國瓛不屈，攜至昆明，自焚死。潤生亦不屈死。道興見賊逼，集士民諭之曰：「力薄兵寡，不能抗賊，吾死分也。若等可速去。」民請偕行，道興厲聲曰：「封疆之臣死封疆，吾將安之！」眾雨泣辭去。舍中止一仆，出俸金二錠授之曰：「一以賜汝，一買棺斂我。」仆大哭，請從死。道興曰：「爾死，誰收吾骨？」仆叩頭號泣乃去。及賊入署，令出迎其將。道興大罵，擲酒杯擊之，罵不絕口，遂被殺。

國瓛，嘉定州人，崇禎十六年進士。潤生，修撰竑子。同時張朝綱，廣通人，由貢生授

渾源州同知，解職歸。可望等兵至，與其妻馮並縊死，子諸生耀葬親訖，亦縊死。

劉廷標，字霞起，上杭人。王運開，字子朗，夾江人。廷標由貢生歷永昌府通判。運開舉於鄉，授永昌推官。沙定洲之亂，黔國公沐天波走永昌。及孫可望等入雲南，馳檄諭天波降。時運開攝監司事，廷標攝府事，方發兵守瀾滄，而天波將遣子納款，諭兩人以印往。兩人堅不予，各遣家人走騰越。永昌士民聞賊所至屠戮，號泣請運開納款紓禍，運開不可，慰遣之。又詣廷標，廷標亦不可，眾大哭。廷標取毒酒將飲，乃散去。兩人相謂曰：「眾情如此，吾輩惟一死自靖耳。」是夕，運開先自經。廷標聞之曰：「我老當先死，王乃先我。」遂沐浴，賦詩三章，亦自經。兩家子弟自騰越來奔喪，厝畢復返。可望等重兩人死節，求其後，或以運開弟運閎對，即聘之。行至潞江，謂其仆曰：「吾兄弟可異趣耶！吾死，若收吾骨與兄合葬。」遂躍入江死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